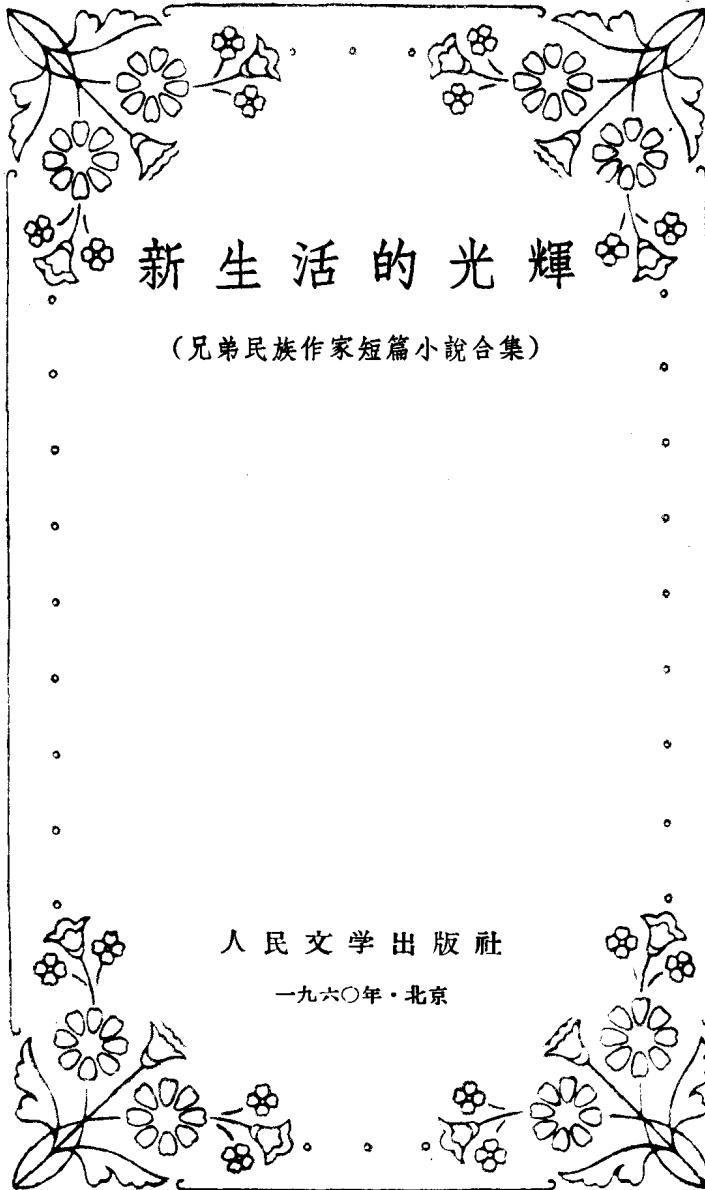


新生活的光輝

(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說合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生活的光輝

(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說合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新 生 活 的 歌

*

人 民 文 化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市 內 大 街 320 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 *

書號 1570 字數 465,000 開大 850×1168 毫 $\frac{1}{32}$ 印張 21 $\frac{11}{16}$ 插頁 1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售價 0.091—1.000 價

1 貨 (3) 2.0 元

出版說明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十年来，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由于民族得到了解放，由于党和毛主席偉大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針的光輝照耀，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我国的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宏偉局面。为了慶祝建国十周年，本社除已出版兄弟民族作家各种体裁的专集外，再編选小說合集和詩歌合集各一冊。

建国以来，在党的領導下，兄弟民族的文学队伍逐渐形成和壮大，其中有写作历史較久的作家，而更多的是文艺綫战上的新人。他們满怀热情地在自己作品中表现了兄弟民族的新生活，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歌頌了祖国大家庭的团结友爱精神。在兄弟民族日趋繁荣的文学創作中，小說这种体裁，同其他体裁一样，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合集所收的作品，就是其中比較优秀的一部分。这些小說真实地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生动地刻划了成为国家主人的劳动人民的崇高的精神面貌，感人地描繪了大跃进中的新人物、新事物、新風习，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鮮明的民族特色。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設中，这些作品發揮了文艺武器的教育作用，并且将继续鼓舞我国各族人

民建設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

这本小說合集，共选入十个民族十九位作者的四十六篇作品。可能有些作家在本民族有相当影响，但他們的作品目前还没有譯成汉文，而临时組織翻譯又来不及，因此只得暫缺。

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由于目前各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和編者所掌握的材料有限，本书所选作品中，有的民族多一些，有的民族少一些，有不少民族暂时还没有。所选作品，在时间上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一九五九年九月止。

本书在編选过程中，得到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各省、自治区党委会等部门的指导和协助，謹在这里表示謝意。

目 次

納·賽晉朝克圖(蒙古族)

- 春天的太阳照耀着烏珠穆沁草原..... 2

瑪 拉 沈 夫(蒙古族)

- 科尔沁草原的人們..... 50
春的喜歌..... 70
在暴風雪中..... 82
滿眼春色的草原..... 93

烏 兰 巴 干(蒙古族)

- 牧場上的春天..... 108
馬場主任..... 117
草原上的馴馬姑娘..... 131
初春的山谷..... 138

敖 德 斯 尔(蒙古族)

- 小鋼蘇和..... 154

一个姑娘的經歷.....	168
时代的性格.....	186

朗 斯 克(蒙古族)

金色兴安岭.....	218
------------	-----

扎 拉 嘎 胡(蒙古族)

小白馬的故事.....	276
社員之間.....	292
亲爱的媽媽.....	307

安 柯 鈸 夫(蒙古族)

在冬天的牧場上.....	318
新生活的光輝.....	332
牧羊姑娘的心願.....	344

米 双 耀(回族)

投資.....	358
---------	-----

祖农·哈迪尔(維吾尔族)

锻炼.....	368
回忆.....	393

克尤木·吐尔的(維吾尔族)

吾拉孜爷爷.....	406
------------	-----

伍 略(苗族)

小妻子	414
野渡无人	422
高山上的凤凰	430

李 乔(彝族)

拉猛回来了	446
第一次医治	456
接米烏烏和他的老伴	482
竞赛的第一天	495

普 飞(彝族)

辣椒	512
镜湖	520
门板	533
洗衣	539

陆 地(僮族)

一对夫妻	548
------	-----

李 根 全(朝鲜族)

金炳一	564
洪水泛滥的时候	572

郝 斯 力 汗(哈萨克族)

起点.....	590
牧村紀事.....	611

楊 苏(白族)

求婚.....	634
剽牛.....	638
沒有織完的筒裙.....	650

那 家 倫(白族)

柏松.....	660
女通訊兵.....	668

趙 淨 修(納西族)

苗床.....	676
銅水暢流.....	681

納·賽音朝克圖

(蒙古族)

春天的太阳照耀着烏珠穆沁草原

气候漸漸變得暖和了，空中蕩漾着輕微的烟雾，証明春天的足尖踏到了大地。但是，皚皚千里的冰雪，仍然严密的封鎖着辽闊的牧場。馬群馳过去揚起的縷縷雪雾，在雪原上飄浮着。大地把黑色的臉龐埋藏在积雪里，显得毫无生气。如果是往年的话，在春三月这个季节里，早該是冰消雪化，草木萌生的时候了。可是現在，最初迎接春光的向阳坡，还是一片冰冷的顏色；那夏天草浪翻騰的曠野，此刻仍像蒙着白布单躺着的病人；那在秋天金色的阳光下，閃耀蔚藍色波紋的湖水，此刻也仍然被冰雪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在死气沉沉的睡眠。

从丘陵后面，沿着大路，馳过来三个騎馬的人。走在头里的是苏木① 干部朝克滿都拉和巴嘎达② 桑杰，他們两个人揮着鞭子策馬飞奔；后面紧跟着朝克滿都拉的爱人崗嘎瑪，她騎着一匹枣紅馬。她的臉蛋丰满而健美，像擦亮的西紅柿，那对晶瑩銳利的大眼睛，如同剛剛从清水里撈出来的烏亮的果子一般，炯炯发

① 苏木：蒙語，相当于区。

② 巴嘎达：蒙語，村长。

光。

他們方才开过了村支部大会，准备继续到其他牧村布置抗灾保畜工作。而崗嘎瑪呢，因为迷恋着丈夫，要陪着他走一程。桑杰意識到了这一点，回过头来开玩笑說：

“崗嘎瑪，你迷路啦，回家該是往北走啊，跟着我們走到哪儿去呀？”

崗嘎瑪一听羞得滿臉通紅，低下头嘟嚷道：

“都怨这匹該死的馬，碰上两个人就不願离开。”說着一边扯了扯繩繩，可是馬身子仍旧沒有轉过去。

“噢，馬也懂得主人留恋亲人的心情了！”桑杰不肯罢休的繼續嘲弄着，大笑起来。

“不会吧，只不过是被别的馬引来了，主人随着它罢了。”朝克滿都拉以調和的口吻插了一句。

正难为情的崗嘎瑪，会心的向朝克滿都拉微笑着，深情的告別：

“再見，祝你們一路平安！”說完把馬嚼子猛力一扯，馬順勢轉过身来，她用馬鎧撞击了一下馬肚子，馬便发怒的向相反的方向馳去。

“等一等，崗嘎瑪，你的馬肚带松了！”朝克滿都拉从后边呼喊着。

崗嘎瑪停下来，兴奋的从馬背一跃而下，沒留神掉进雪地里，馬靴統里灌进了冰凉的雪。她把綠色斜紋布皮袍的寬襟垫在地下，在雪地上坐下来，脫掉馬靴倒着雪。她見朝克滿都拉在对面纵身下馬来，压抑着激动的心，好不容易找出一句話說：

“这可恶的大雪什么时候才能化掉啊！”

朝克滿都拉却认真的答道：

“还早着哪！看老天爷的脸色挺不高兴呢，也許还要下几场吧！俗語說‘謠語沒假，井水沒魚’，我看這話有點不可靠，比如謠語說‘大雪不停百日’，可是這場雪呢，从去年十月开始落下，到現在足足有一百四、五十天了，可是它仍然停着，不但停着，而且越积越厚……”

“哎，你說這些話干嗎？”崗嘎瑪穿好靴子站起来，含着一副饥渴的目光，以委屈的声調說：

“你这次能不能回一趟家呢？”

朝克滿都拉沒有理解自己愛人的心情，說：

“我們的会也开过了，該談的問題也都談了，回去还有什么事呢！”他一边緊着馬肚帶。

“那你說还有什么事呢？”崗嘎瑪嘴里咬着头巾角反問道。

朝克滿都拉笑嘻嘻的說下去：

“最近沒有再下雪，而且天气也变化不大，因此牧民中產生了太平觀念，如果不很快糾正，会吃大亏的。再就……”

“你不是在會上已經說過了嗎，我都知道了，”崗嘎瑪叹了一口气，悲苦的說：“我知道你要到各巴嘎去开会，沒有工夫陪我回家，但是，你連一句热情話都不会說嗎？当初我們沒有結婚以前，不，在剛恋爱那时候，你的嘴多甜呀，……算了，我說这些干什么，我沒有你也可以同样生活得很愉快。”隨后又补充了一句：“桑杰巴嘎達走远了，你快赶他吧！”

朝克滿都拉猛的上前一步，擁抱住崗嘎瑪，紧紧吻着她的嘴唇。直到崗嘎瑪輕輕的推开他并說“放开吧，人家会看見”为止。

朝克滿都拉笑着說：

“你呀，崗嘎瑪，还像个小姑娘……当然，我对你关照不够，使你受了委屈，可是全区的工作忙，忙啊！你不能体諒我嗎？”

崗嘎瑪半羞半嗔的說：

“得了，快去吧，我一时想不开。”

朝克滿都拉把她扶上馬，說：

“回去好好工作，貫徹党的決議，有時間我一定來看望你。”

便上馬追趕巴嘎達去了。

崗嘎瑪目送着她那顆心上的启明星，直到消失在茫茫的雪原里。

晴雪又紛紛揚揚的飛舞起來。

崗嘎瑪走在路上，又惦念起了那件使她傷腦筋的事情。她們的互助組成立已經二年了，一般說來很團結，從未鬧过大意見，牲畜也有增加；但是入冬以來，由於雪大草缺，牲畜漸漸瘦弱了，組員阿爾斯朗最近情緒波動很大，埋怨這是共同勞動的結果，並且蜚言流語的傳說，他要脫離互助組，找單干戶丹达尔老头合伙去。只是因為女兒舒仁其其格和表姐蓮花老太太的牽連，才勉強的應付到今天。但是無論丹达尔老头的單干生活方式，還是他們之間的友情，對阿爾斯朗都有巨大的吸引力。過去，阿爾斯朗凡是碰到解決不了的問題，總要跑到他這位知心朋友面前，傾倒出他的五臟六腑，而丹达尔老头子總是那麼默默的聽着，最後不慌不忙的告訴他：

“哎，老朋友，我還是那句老話：什麼互助合作呀，自古以來我們不就是這樣活下來的嗎！”而阿爾斯朗也總是迎合着說：

“是啊，既不要麻煩人家，也不要自找累贅，大家守着本分，騎着葫蘆各奔前程吧！”

這樣，每次都要崗嘎瑪費盡心血，苦口婆心的勸說半天，才能平息一場風波。

……崗嘎瑪想到這些事情，不禁憂郁起來，她清楚的知道在

她面前摆着多少艰苦和困难，但朝克滿都拉鼓励她的那些話音，在耳边有力迴响着，刹那間她鎮靜了，抬起头来，坚定的迎着北風和雪花，飞快的馳去。

二

身材苗条的舒仁其其格，騎着雪青馬向牧場跑来，身后揚起一縷雪烟。她沒有放下黑羔皮帽的耳扇，团团的紅臉蛋被冷風吹成粉紅色，在她細弯的眉毛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有点和她柔嫩的臉頰不相称。她那对双眼皮、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多情的轉动着，显得很可爱。

放牧妊娠羊群的崗嘎瑪，一見她就急忙問：

“出了什么事情嗎，你这样慌忙的跑來？”

“我爸爸那个老毛病又犯了！”舒仁其其格心神不安的說。

正耽心互助組里有什么变故的崗嘎瑪，一听到这个不吉利的消息，心里十分难过。

“你爸爸又要做什么呢？”

“他还是‘既不要麻煩人家，也不要自找累贅’，要立刻分走。”

崗嘎瑪再沒有說什么，沉思着。

舒仁其其格在一旁感慨的說：

“我們大家这样一块劳动多好啊！阿妮亞❶ 你来放羊，爸爸放牛，我打扫圈里的雪，把牲口臥的地方收拾得又干淨又暖和。媽媽和舅母两个人化雪水，喂养瘦弱的牲畜。这是多么快活的

❶ 阿妮亞：蒙語，姐姐的暱稱。

事儿啊。可是爸爸偏不乐意。我和他吵了一顿，把他的馬給偷偷的騎出来了。”她把一路上想好的話，像噴泉流水似的前句赶着后句，一口气都吐出来了。

“好，我們回去好好劝說，他一定又是听了丹达尔老头的什么話，才这样鬧呢！”崗嘎瑪安慰着她，赶着羊群回到村里。

阿尔斯朗一边清除着牲畜圈前的积雪，一边急不可待的等着舒仁其其格送回馬来，他看見女儿和崗嘎瑪回来，就气势汹汹的提着除雪的哈儒拉①，扑到她們跟前，也不像平常那样向崗嘎瑪問候，就从舒仁其其格手里猛的夺回馬繮绳，忿忿的說：

“好不懂事的姑娘！人家有要紧事要出門，你却不声不响的把馬給騎跑了。”他瞪着两只深陷的眼睛，鼓着灰白色的蓬乱的两撇鬍子，声色俱厉的斥責着。

受了委屈的舒仁其其格，扫兴的佇立在一旁，手里摆弄着順肩膀搭拉下来的烏黑的发辮，低着头說：

“爸爸沒說到哪儿去呀，还不是想把牛群赶回来。”

“一个姑娘人家，那么爱多嘴，應該老老实实到一旁去待着。”阿尔斯朗更生气的搖晃了一下四方肩膀，把手里的哈儒拉往雪堆上使勁一插，紧紧勒住嚼口，跨上馬背。

“阿尔斯朗大叔！”崗嘎瑪压下心头的慌乱与不平，极力温和的說：“你到哪儿去呀？”

“我……”阿尔斯朗几乎要說：我到哪儿去和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到了嘴边又咽回肚里去了，他覺得不适于这样对待崗嘎瑪，因为她平时对他一无錯处，便压下憤慨，搭訕着說：

“表姐給你准备了好茶，你快进屋喝吧！”

① 哈儒拉：蒙語，除雪板。

崗嘎瑪心里一动，說：

“阿爾斯朗大叔，你也進屋喝点吧，我們好好談一談。”說完，拉着舒仁其其格的手，走进蓮花老太太的蒙古包。

舒仁其其格的媽媽通拉嘎一边緊束着腰帶，一边向崗嘎瑪說：

“冻着了吧，你快喝茶！”回头又对女儿說：“舒仁其其格你來，帮我把羊羔圈的雪清理一下。”說完就和女儿走了出去。

崗嘎瑪坐在火擰右側。那里放着油漆四方茶桌，桌上摆着帶紅花的搪磁缸、炒米、洁白的奶食和黃油。她从紅熔熔的火擰上，提起噴吐着白色蒸氣和发散出香味的銅茶壺，給自己倒了一碗茶奶，一边喝着一边陷入沉思里：

“阿爾斯朗会不会真的分走呢？假如那样，我們这些妊娠畜群可怎么办呢？又怎么来保証安全过春呢！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走掉。他也是穷苦牧民出身，对大伙的事情不能那样冷漠无情……”

本来下定决心，想到公畜群里分走自己牲畜的阿爾斯朗，騎在馬上犹疑了一会儿，想到崗嘎瑪要和他“好好談一談”那句話，又从馬身上跳下来，走进蒙古包。

崗嘎瑪一見阿爾斯朗进来，忙說：

“来，请杯茶！这茶煮的可真香。”

“不，我不喝！”阿爾斯朗隔着火擰，坐在她的对面，从靴筒里抽出烟袋，低着头吸烟。他像往常有心事时候那样，用手指捻着下顎上的一縷長鬚，嘴里咬着唇上的鬚尖。他心想著丹达尔老头說过的話：“費尽心血繁殖的牲畜，放在自己手里才可靠，只有亲自照料，才免于在这場大雪災里死掉。”可是，去年他在互助組的全体組員大会上，決議把妊娠群和公畜群分开时，在女兒提議